

周五晚8时许，刚准备看热播的电视连续剧《跨过鸭绿江》，不放心给老妈打电话，问她身体怎样？她声音微弱地说：“不好，想喝水，但爬不起来。”我放下手机，拿起自己的保温杯迅即赶往疗养院。进门扶起老妈，给她喝了一大口水。她缓过劲来，吃力地说：“看来我不行了，我走后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，还有不要忘了给我交党费。”我安慰她说：“老妈，你不会走的，你只是喉咙被感染，先吃些抗菌药，等星期一送你去医院。”

妈妈，您放心

李动

妈妈住院后，我与哥来到医院探望她，她话特别多，又嘱咐哥帮她交党费，哥一口允诺。回家途中，哥说：“到这个时候了还惦记着交党费，那才是真正的初心。”

坐在重症监护室，想起母亲艰难坎坷的一生，禁不住泪如泉涌。外公是山东长清县鲁西南八路军扩军办主任，1940年夏夜悄悄回家办急事，因奸奸出卖，不幸被日本鬼子抓获，鬼子将外公吊起来鞭刑，他坚决不吐露部队驻地，当夜被鬼子枪杀。29岁的母亲得知噩耗后，顾不及悲伤，蹒跚地迈着小脚，抱着一岁大的阿姨，携8岁的舅舅和7岁的妈妈逃亡他乡，沿途乞讨。

一年多后闻听家乡的鬼子撤走了，外婆才回到故里。外婆送舅舅和妈妈进了八路军子弟学校读书。1945年春，外婆又送13岁的舅舅参加了八路军。母亲读书毕业后，当了小学教员，并入了党。1950年进了中国人民银行，1953年调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，后随我父亲调入化工厂办公室。1958年因给单位领导提

意见受到了打击报复，党籍问题悬而未决，调入树脂厂从事化验工作。从此，母亲心情郁闷，但她坚信自己是冤枉的，用自己的积极表现来争取组织的信任。1960年评为上海市先进工作者。1980年，母亲朝思暮想的党籍问题终于得以恢复，从此，她犹如大病初愈，重获新生。母亲调入研究所办公室工作后，雍书记找她谈话，准备提拔她，母亲却为难地说：“儿子还在安徽乡下，想提前退休让儿子顶替。”雍书记非常理解母亲的心愿，同意大儿子顶替，并留用母亲继续工作。

1981年，我复员回到上海，母亲得知我入党，欣喜不已。她退休后，积极参加居委党组织活动，以志愿者的身份做了许多琐事杂事。我结婚后，回家探望父母，她经常取出相册、毛巾和笔记本之类的东西给我，说是居委会评上先进党员发的。

2019年，母亲听说从小带大的孙子也入了党，欣喜地说：“看着他长大，也入党了，有出息。让他好好工作，不要怕吃苦，要与大家处好关系。”

母亲住进养老院后，每次都委托姐姐替她交党费，户口迁到哥哥住处后，又不断提醒哥及时交党费。母亲还向我要党徽。每次去探望老妈，她总是问我党徽带来了没有？我说：“你现在主要是养好身体，已经八十多岁了，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。”在母亲的多次催促下，我还是把党徽给母亲送去，母亲可高兴了，小

心放好。它就像失而复得的宝贝。母亲还是撒手西去。告别仪式上，我们为母亲盖上党旗送她老人家上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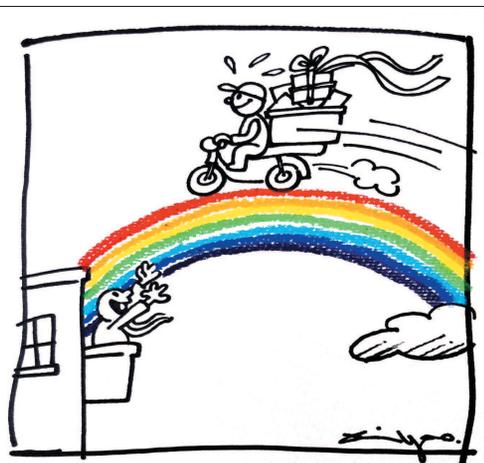
我去医院探望93岁高龄的父亲，见他穿的蓝白条病号服上别着党徽，母亲突然故去后，我似乎一下子理解了他们这代人对党的真挚情感。外公上世纪30年代入党，为国捐躯；舅舅13岁参加八路军，15岁入党；父亲13岁参加抗日，17岁入党；母亲17岁入党，他们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前，冒着生命危险加入共产党。他们为自己的信仰奋斗了一生。他们也为自己的信仰充实着幸福着。

冬初，与友人夫妇去湖州南浔古镇，住到了俞女士的浔居河畔民宿。办理住宿时，俞女士随房卡给了第二天用的早餐饭票，我一看票面上写着“双桥面馆”。南浔是有名的江南水乡，来时一眼看去，南北东西一座接一座的石桥跨在河上，一时间，也不清楚明早要去用餐的“双桥”究竟是在哪里。

揣着这个疑问出门去找，走了几步，风景迷人，我又太过贪玩，也就把寻觅“双桥”的念头给忘了。到了傍晚，古镇上灯火，友人夫妇先回民宿歇息，约好过一会儿一起外出找个地方用晚餐，我才猛然又想起“双桥面馆”来，于是自告奋勇独自去寻。

直走出了微信里的6400步，一抬头，天上月儿弯弯照着满是灯影的一条河，再扭头一看，河边店牌上正是“双桥面馆”。大喜，赶紧钻进去一看，小小一个面馆，临街窗内是烟火正旺的灶台，里面摆着六张洁净的条桌，两三个客人正在埋头吃饭。我找张桌子坐下，点了斩斩鸡、炖河鱼、炒冬笋等四五样菜。然后赶紧给朋友发地址，让马上过来，吃饭。

面馆里却无白酒。我按照老板娘指示，出门去旁边的“大宋御酒坊”沽酒，却也只有米酒。不得已，只好买了桂花酿回来，与早已坐好的友人夫人举杯对饮起来。大口喝酒，大块吃鱼，桂花酿很快就让脑子热乎起来，一



智慧快餐 点赞快递小哥——递物有价，递情无价。 郑辛遥

时就不顾身在异乡，大声说起太原话，讲了一番多年前南下豪饮米酒的往事。这时，身后忽然稳稳递过来一句：“三位，是太原人吧？”我大惊，扭头一看，问话的正是对过一张条桌上坐的那位儒雅大哥。他从桌上一个自带的黑色保温杯里往外倒着白酒，自斟自饮。此时我一看，大哥正带着满脸好奇望着我们。我就赶忙站起，说：“是啊，我们正是太原人。”

大哥好像已经知道答案一般，说：“听说话，就知道你们一定是太原人。”

双桥会

成向阳

人，其实，我也是啊！”我与友人夫妇对视一眼，都十分惊讶。大哥见状，说：“我呀，现在其实算上海人了，在上海也二十多年了，但我在太原可是生活了三十多年啊。十三治你们知道吗？那就是我以前生活和工作的地方。你们看，我的身份证。”我端着酒杯过去一看，大哥掏出来的身份证上的前几位，果然与我们的一样，都是1401。

我们就一起给大哥敬酒。大哥说，酒可要喝我的。我虽然人不在山西了，但我每次出门，都要自带山西酒来喝。来来来，我们一起喝汾酒。于是，他把大保温杯里的汾酒，一一分给了我们。正要举杯畅饮，面馆

一角吃东面的一个瘦高的中年男人忽然鼓掌叫起好来——“哎呀呀，真不容易，这个场面，我也要一起喝一杯呢。”于是也高高举起他的酒杯来。我问：“哥，你也山西人？”他说：“不不不，我四川的啊！”

端着菜过来的老板娘说：“可真有意思！我店面馆，在桥头开三十多年啦。上海人来得多啦，可是，上海来的和山西、四川来的一起喝酒，这还是第一次呢！”

我说老板娘，我们是老乡啊，我们凑一起来干一杯吧，我们再一起合个影吧！可是面馆里太窄，放不下并排站的几个人。于是跑到门外，河边月下桥头，四个太原人一个上海人，一个四川人一个南浔人，又严肃又嘻哈，一起拍了张其实看不清面孔的旅途合影。

翌日一早，我去面馆用早餐，染着一头黄发的老板娘却没有来。我吃了面，出门过桥，这回终于认清了，双桥啊，一个是通利桥，一个是蒋家桥。又想起昨晚相扶出门时，上海大哥在通利桥头说：“我就住河的这边儿。”我指指对面，说：“哥，我住那边儿。”于是带着酒意，挥手各自分散。

中国文学史上最受关注的一件衣服，当数贾宝玉冬天穿的雀金裘，据说是俄罗斯工匠用孔雀毛和金箔捻线织成，有杜撰的成分，但也折射了清朝的中俄贸易。雀金裘是一件皮草，里子是“乌云豹”做的，即沙狐颈部毛皮，上有黑灰色的鸭蛋形、圆形斑纹。乾隆年间，从中俄边境的恰克图进口大量沙狐皮后，国内对乌云豹的衡量标准也水涨船高。典当行业的鉴定指南，最能体现当时的物资与消费。乾隆、道光年间，只承认西口出产的西沙狐下颚为乌云豹。此后，俄罗斯因为滥捕，毛皮出口逐渐萎缩。到了晚清的《玉器皮货谱》里，对狐狸品种、产地已没有任何要求，只要镶拼起来花纹合格就行。

俄罗斯的金线和金丝织，亦是清朝皇室采办的商品。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之间的小镇托尔若克，以绣天鹅绒和皮具著称。当地的传统工艺很特别：并不直接用金丝刺绣，而是用丝线以垂直的角度把金丝固定到面料上。《红楼梦》里补孔雀裘用了“界线”法，需要分出经纬，界出地子，再按纹路来回织补，选择这种纵横交错的针法，不知是否受到俄国绣工的影响。

大都会博物馆有一件孔雀线织的清朝吉服，褐色中带有若隐若现的绿光，是低调的华丽，所谓“懂的人”。孔雀金线听来高大上，细想很鸡肋：金线适合搭配纯粹的颜色，有了反差，方显贵气。光泽多变的翠羽撞上金色，反而两者都黯淡了。

中式审美讲究藏拙，西方则更外露，并不出产羽毛捻线。所谓的西洋羽纱、羽缎，属丝毛混纺品，不含羽毛。有的以丝和绵羊毛绞线为经，以山羊毛线作纬，有些经过特殊处理及压平，格外顺滑、光亮，连人由此联想起羽毛织物，赋予它们这个梦幻的名字，连刑部尚书王士禛也信以为真。随着广东、福建开始复刻，这层神秘的面纱才被揭开。

欧洲人素来钟爱孔雀，亚里士多德的《动物志》里，已经出现了详细描述。这种鸟儿引发关注，除了颜值高，还有令人神往的氛围美。古罗马的埃里亚努斯声称，孔雀在家乡印度，漫步在皇家花园的灌木丛间，树木常青，打理得赏心悦目。从古罗马到拜占庭，“花间孔雀”的马赛克装饰频频出现，没有“凤穿牡丹”富贵，却是可以触及的幸福。如同大观园，欧洲的富家庭院、园林画作中，也少不了它的倩影。小时候读奥诺依夫人的童话，与世隔绝的公主听说有人会吃这样俊美的鸟儿，发誓要嫁给孔雀国王，并禁止吃孔雀，这倒有点像亚历山大大帝。

孔雀作为宴会硬核菜，已有两千年历史。18世纪的一本英国家用食谱里有煮孔雀和孔雀派的做法，要用到牛板油、培根、牛脊髓、胡椒、肉豆蔻、丁香、藏红花等，看来肉质干柴，风味不佳，另一方面也是孔雀价昂，消费者特别讲究，舍得用料。彼得·克莱兹有一幅《孔雀派静物图》，画上有各种异域香料，精雕细琢的派皮上，竟然安插着绿孔雀的头、颈和羽毛，鸟喙还叼着一朵玫瑰。

童话里的公主嫁给了穿孔雀服的国王，但现实生活中，孔雀毛却只是西方服饰的点睛之笔，止步于头簪、发饰、扇子中，比如安格尔的《大宫女》和鲁本斯描绘的蒙古贵妇的固始冠，直到1824年夏威夷王室访问英国，王后的头巾和斗篷贴满羽毛，这才让“百鸟服”成为时尚。孔雀裙和披风还成了舞台剧、史诗片中绝代妖姬的装备，比如1917年的《埃及艳后》，孔雀服衬得女王自信而魅惑，黑白默片难掩其风采。海蒂·拉玛出演意大利拉时的礼服，还动用了导演德米尔自家的孔雀，成为戏服史上的佳话。

几缕金风拂面，一点明月窥人，李清照一定是想起了和夫婿赌书泼茶，自己的得意调皮；想起了伉俪相对，研磨展玩金石古画时的默契和享受。一种相思两处闲愁，独坐西楼，她在猜，南回的大雁可捎来《醉花阴》夫婿的佳作？

那时的花朝日、秋月夜，细心挑开一纸素笺，捧着犹带墨香的字，摩之不足，读之不够，藏于妆台枕畔，反复品读，那因了长久等待而得到的情书家信，真抵得过万金了。鱼传尺素、雁寄鸿书，是古人充满诗意的臆想。那时慢，给亲朋好友捎封信，马儿跑舟儿摇，书信到时去日迟，多希望儿代传、鸿雁代寄啊！

后来绿衣使者送情达意的速度真的堪比游鱼飞雁了。离妇思夫，不再焦心“过尽千帆皆不是”，不用再作“终日望君君不至”的归期猜测。再后来有了电话和手机，现在又有了微信。那是真正的云中锦书，云速度，秒送达！春花秋月的闲情、异域风光的涉猎——微友的动态可同步掌握。即便“人生不相见”，也没有了和发小见面，“儿女忽成行”的疑幻疑真——不但不再好奇发小长什么样了，连发小儿孙的憨态都一目了然，可那种心灵受巨大冲击的悸动惊喜再也体验不到了。

木心说从前慢时，特拈出邮件来证明。从前的邮件慢，现在的信息快，我有时却想，宁愿不要手机微信吧。我想重温那邮件慢的美好。

孔雀与孔雀服

戴紫象



天道酬勤 (书法) 高金平

八年前，我被朋友带进了多肉种植大棚，从此就在种植多肉的道路上一去不返。多肉植物之所以能被大众喜爱，相信只要看过它的人都会明了，它们的外形呆萌乖巧、叶片肥厚，生动的名字可爱软萌、形象生动，它们的种类繁多、品种丰富，最重要的是它们有很强的适应性，易于繁殖，平时只要多晒太阳，偶尔浇水，不需要太费心照料，大多可以存活，实为繁忙上班族投身家庭园艺的最佳选择。虽然中国并非世界上多肉植物最多的国家，但其实也很常见，只是我们以前都会用“宝石花”来统称，现在一些上了年纪的亲戚朋友看到我种的多肉，都会来一句“这不就是宝石花嘛。”

每每这个时候，我都会给他们介绍一下多肉并不只有“宝石花”，但看到他们越听越不解的表情，行吧，那就是“宝石花”吧，至少他们看到这些花会觉得好看，我也就觉得高兴了。看着春秋两季它们越来越丰，既释放工作压力放松了身心，又体会着付出得到收获的喜悦。种植多肉多年来，我也渐渐有些人生感悟，多肉是植物，想要养好它必定需要花费时间精力，施基肥、多日晒，勤捉虫、修枝杈，那样多肉们才能向日而生朝气蓬勃。养花草草都离不开基肥，它是花草汲取营养的根本，也

是花草茁壮成长的前提，正所谓：基础不牢，地动山摇！这既如同一个人做人的根基；又如同我们在基层工作，只有把根扎实了，方能行稳致远。多肉喜欢晒太阳，但也需要浇水，一周一次干透浇透，浇水前要用手指摸盆土里的干湿情况，如果仍湿润则可以多待几日再浇水，用心浇水还要坚持浇水，付出了耐心和爱心，多肉小可爱们也就以茁壮的成长回报我们的辛勤付出。多肉易生蚱壳虫、会黑腐也会长花箭，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小可爱们的生长甚至导致死亡。养肉多年，我已经从最开始看到虫就起鸡皮疙瘩直发怵，到现在一

七夕会

抓一个准灭虫不含糊，感觉自己变勇敢，心性也变坚定了。种植多肉可以单养，也可以拼盘。单养容易养好，拼盘大气好看，但如果想要拼出一盆完美的多肉却需要花费一番功夫。拼盘需要考虑多肉的科属和习性，一旦将不同科属喜晒多肉和喜凉多肉养在一起，往往结果就比较难看了。多年种植多肉，我将许多朋友拉进了养肉大军，也送了许多给身边的朋友，我喜欢与朋友一同分享养肉的快乐，赠人玫瑰手留余香，快乐在无形中放大了，生活和工作压力被释放了，自己如同重新充满了电，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。